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六回 雙方得利姑息爭端 一榻橫陳快談報館

如玉這一暈，也不知隔了多少時候。待她悠悠醒轉，一睜眼見父母俱在她床前。她母親半片身子，斜坐在床沿上，雙手捧著自己頭顱，口口聲聲叫我兒醒來。口內喚著，眼中熱淚，卻如雨點般的直淌下來，都滴在自己臉上，與自己的眼淚混在一起。又見父親站在旁邊，雖然沒甚說話，看他雙眉緊蹙，也含著兩眶眼淚。如玉覺得一陣心酸，兩行血淚，又如江河決口一般，滔滔不絕的自眼眶中直湧出來。晰子見此光景，想起自己單生一女，今年十六歲了，品貌既美，學問更優，巴巴替她擇了個如意郎君，卻又天不永年，未婚夭折，紅顏薄命，不料應在我女兒身上。天啊，我汪晰子一生作事，還沒有什麼大過，為何天公偏要作弄我，令我處處失意呢？想到這裡，不由他不虛擲幾滴眼淚。其實他心中還有一件最大的心事，便是志敏的五萬金存款，志敏既死，此款在勢不能不交還他家屬。然而我已將此款散放在外，有些存莊生息，收回卻還容易。有的做著押款，期頭未到，不能追索。還有一萬銀子，押著一所住宅，言明以一年為期，逾期即將房產作抵。此宅以時價計算，足值一萬五六千金，到期只有一個月了，聞得前途已無贖回之意，將來期限一到，產業便是我的了。目下既要歸還存款，我又未便將沒到期的押款房屋抵賣，勢不能不向業主道款。業主若將此屋賣去，至我不過還我一年本利，那時我豈非一場空歡喜麼！而且這五萬銀子，在我手中一年之久，我為著他也不知操了多少心血，賠了多少腳步，就這樣的還他，未免心不甘服。志敏倘若不死，他今年十六歲，至早須待二十歲成家，四年之間這五萬金在我手中，照我這般的心計，至少也得變成十萬，那時我照約把五萬歸還志敏，自己還有五萬餘頭。再盤他十年八年，同不成了個數十萬家財的富翁麼！不料志敏一死，此款隨他俱去，我白白替他做了一年的守財奴。常言道：命裡窮，捨著黃金變作銅。我數十萬家資，穩穩的拿在手中，還被閻王老子奪去，豈非與捨了黃金變銅一樣麼！因此他方才所灑的幾滴眼淚，一半疼著他女兒不幸，一半還為著自己的錢財呢。裘氏見女兒甦醒轉來，才定了神，心頭兀自突突亂跳，即忙把一方已漬得半濕的手帕，替如玉拭去了面上淚痕。無奈如玉兩眼中還不住的流淚，一邊拭著，一邊又水汪汪的淌了滿臉。裘氏含悲忍淚，叫了聲：「兒啊，你也不必哭了，大約你與志敏沒有姻緣之分，故有這番磨折。」如玉聽說，心中好似刀絞一般，拚命撐著坐起身，一手緊緊抓住了裘氏的膀子道：「母親你說什麼？難道他真死了嗎？」裘氏帶著悲聲：「志敏是五點半鐘斷的氣，此時已將近半夜十二點鐘了。剛才我們因志敏歿了，忙忙碌碌連夜飯也沒空兒吃，倒把你忘了。到十點鐘敲過，我們端正夜飯吃時，才想起你不知可曾回來。誰知找到這裡，見你暈倒在床上，可把我們嚇壞了，輪流著叫喚了兩個鐘頭，至今還沒有吃飯呢。如今好了，你也醒了，乖兒子，你心裡覺得怎樣，方才如何暈過的。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應該想想清楚，別隨意糟蹋自己身子，倘若鬧出三長兩短，教做娘的可不要心疼死麼。」說著，又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的哭將起來。如玉聽罷，把手一鬆，呆了半晌，心中恍恍惚惚，覺得自己身子和騰雲駕霧一般，眼前白茫茫不見一物，只有志敏站在遠處，伸著一隻手，似乎招她同去。如玉向前一湊，恰與裘氏撞了個滿懷，把裘氏嚇了一跳，忙問怎的？如玉定睛一看，才知道自己著了魔，又覺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。裘氏勸道：「你住了哭罷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好在你與志敏雖已放定，尚未成婚，將來不難……」

如玉聽到這裡，不覺心膽俱裂，止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「母親說些什麼，做女兒的豈是朝三暮四之流。俗語雲：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我既已許字姓梁的，自然生為梁家人，死為梁家鬼，焉能再存別念。母親啊，你若要做女兒的死，很是容易。若教做女兒的改嫁，卻萬萬不能。」裘氏大驚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怎說起這種話兒來了？守節二字，談何容易。況且古來的烈女，也都是嫁後亡夫，才立志守節，從未有未過門的節婦。你自己不明大理，還不曾成親，便鬧什麼不事二夫。幸得此處沒有外人，若被外人聽見，傳揚出去，可不是椿笑話嗎！」晰子接口道：「那也未必見得。昔戰國時衛世子共伯早死，其妻共姜守義弗嫁，父母欲奪而嫁之，共姜乃作柏舟之詩以自誓。這段故事，載在詩經上，委實是個未過門的節婦。」裘氏聽說，向晰子兜頭吐了一口道：「誰要你講什麼古事呢！」

晰子正色道：「烈婦守節，本是萬古不磨的佳事。你自己不學無術，何必強作解人，還要掩沒古人貞節，真是豈有此理。況且人各有志，女兒既有守節之心，你做母親的，不該強奪她的節操。」裘氏怒道：「那怕你才高鉢門，學富烏龜，也不干我屁事。我生來便是不通的，你有才學，請到外邊去賣弄。若在姜女前誇口，憑你吹上天去，也是半文不值。別的不說，你自己怎不想想，目下多大年紀了，膝下有幾個兒女，志敏這場病，若非你那夜借著幾個牢錢，也不致不起。此時悔之無及，說也徒然。但你既害死了志敏，也該想個法子，寬寬女兒的心，不料你反講出這種斷命典故，慫恿女兒守節。你雖然輕輕一句話，女兒卻是一生一世的事呢。而且你我年已半百，只生得如玉一個，雖是女孩子，將來誰不望半子之靠，你平日常向我談及，若能為如玉揀一個殷實的男家，我們自己也有相連的關係。豈知你今天一張口忽然講出兩種話來，豈不是油蒙了心麼！」

晰子佛然道：「你這婦人好不講情理。豈不聞一女守節，五世昇天，人家有了貞節婦女，乃是祖宗積德下來的，非同小可。剛才如玉的一番說話，我恐她還是一時哀痛所激，未必真有守節的心腸。須知守節不比殉節，殉節乃是一死以殉，都由夫妻平日恩愛所致。一旦鸞鳳分飛，乃求相從於地下。其實人死則魂魄俱散，怎能重逢地下。故一班殉節的，可謂世間之至愚，一定不關祖宗的陰德。講到守節二字，乃是生守故劍，誓不再嫁。有夫家的住在夫家，沒有夫家的便住在母家，那才是真正守節，只恐如玉雖有此言，實無此意罷。」

如玉聽了哭道：「爹爹難道也不知道女兒的心嗎？我是立志守節，決不改嫁的了。」晰子喜道：「你若能如此，真是我汪氏門中之幸也。」裘氏聽說，氣得渾身亂抖，把平日懼怕晰子之心，一時置諸腦後，也不說別話，站起身來，向晰子一頭撞去。晰子冷不防，被他撞了個大筋斗，跌得昏天黑地，不由的無名火提高三丈，大叫：「反了反了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，倫常舛亂，還當了得。」

裘氏見晰子站起了，想再撞他一跌，不料晰子此時早有準備，見她一頭撞來，即便夾手抓住了裘氏的髮髻，趁勢向後一拖。裘氏立腳不穩，頓時跌了個面磕地，髮髻也散了。裘氏吃了這個大虧。氣憤填胸，披頭散髮，便要和晰子拚命。如玉見父母為著她淘氣，自己不能解勸，又驚又恨，急得只顧痛哭。幸得外間的傭婦和幾個陪夜的人，聽得房中吵鬧，都奔來相勸，硬把晰子拖了出去。裘氏自己傷心了一陣，見女兒還在痛哭，便勸她不可聽老糊塗的話，你自己年紀還輕，不知獨守空房的苦處，將來由母親做主，與你相一個才貌雙全、遠勝志敏的夫婿便了。如玉一語不發，只是掩面流涕，枕邊已被痕濕透，半片臉宛似浸在水中一般。裘氏苦勸多時，見如玉仍執前見，賭氣回到自己房中，連夜飯也不吃，竟自己悶沉沉的睡了。次日便是志敏入殮之期，晰子預先打發人通知志敏家屬，一面請幾個相好的紳董，明說幫忙，暗中卻預備與梁家交涉時作為後盾。又僱了一班清音，一個掌禮生，帶著大紅結彩，待臨時應用。那志敏的族叔，名喚梁友信，住在虹口，聞了志敏凶信，喜得一夜不曾合眼。這天一早，便趕到晰子家去。晰子接見，帶著他去看志敏屍身，友信免不得假意灑了幾點眼淚，因對晰子道：「先兄只生得一個舍姪，目下又遭夭折，雖說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也是寒門不幸所致，論理我不能令先兄絕嗣，好在我今年春間新舉一男，大約是先兄一靈不昧，預為嗣續之地，我定必將這孩子立為先兄之後，以慰先兄在天之靈，汪老夫子以為然否？」

晰子冷笑道：「那是足下家務，我未便預聞。」友信道：「汪先生之言，甚是有理，我怎敢將家務奉瀆，不過先兄故後，還有些遺蓄，寄存尊處，當時原說明待志敏成家時歸還。目下志敏已亡，令媛與他既未成親，婚約當然無效，然志敏寄寓貴府年餘，那一筆飯食之費，勢不能令你老先生吃虧。還有醫藥棺衾之資，都不妨在此款內扣除便了。」

晰子接口道：「死者屍體未寒，足下何必曰利。況且兄弟今天請足下來此，也並非為的是結算飯食賬目，足下又何須急急的講到這一層上去呢。」說罷，哈哈冷笑了一陣。友信滿面羞愧，隨著晰子到書房中坐下。晰子又替他介紹與黃萬卷、錢守愚、楊九如

等一班紳董見過了。友信見這邊人多，而且都是報上有名人物，明知自己萬萬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因此把一夜工夫預備下的說話底稿，都埋沒在肚內，一句也不敢出口，只得唯唯諾諾，由他們調度。晰子此時，當著眾人，擺出演說時的姿勢，放出極沉痛的聲音，未曾開口，先歎了個一唉字，才接著道：「小婿這場病勢，真可謂平地風波。得病那天，早午還是好好的，傍晚忽稱腹痛，愚夫婦即忙替他延醫調治。據說是寒食相鬥，並無大礙。服藥之後，日見減輕，不料大前天午間，忽然變了病候，當即請了有名的某醫生診察，也說風邪內侵，須服表散之藥。誰知隔宿忽而腹瀉不止，遂致名醫束手，延至昨夜身死。」說到這裡，即在身傍掏出一塊醬油色的白手帕來揩眼淚。照演說常例，說者流淚，聽者便該拍掌。眾人因晰子此時並不在演說台上，未便照例行事，因此雖然把雙手合了攏來，卻還沒發出聲音。晰子揩罷眼淚，又長歎一聲道：「可憐小女得信之後，一連暈絕數次，痛不欲生。經愚夫婦一再開導，她才略減決死之心，卻指天自矢，誓為未婚夫守節。」

眾人聽到此處，那兩隻手心癢得再也忍不住了，便不約而同一齊鼓起掌來。友信心中雖覺難受，面子上卻不能不陪他們拍手。晰子頗為自得，又道：「我因小女與志敏雖有婚約，尚未成親，故曾勸她不必固執，不料她反尋死覓活起來，累得愚夫婦足足提心吊膽了一夜，今天趁她夫叔梁友信先生，與諸位都在這裡，小女的事情，應該如何處置，還求友信先生與諸位大才一決。」說罷，黃萬卷頓頭播腦的道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。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華周杞良之妻，善哭其夫，而變國俗。今愛既有守節之心，足下豈無成仁之念者哉。」

錢守愚、楊九如都道：「萬卷先生高見極是。晰子先生令愛，能為未婚夫守節，也是我們上海地方上的光輝，我們身為紳董，理宜提倡，以褒節操。」友信道：「這件事據兄弟看來，恐有幾層未便。一則汪先生的令愛，年齒尚稚。二則與小姪尚未成婚，終不能為正式夫婦。三則守節若居杜家，於名義上不合。四則贍養之資何出？」晰子道：「那卻不妨。第一層小女年紀雖少，立志甚堅。第二層俗有抱牌位做親之例，仍可拜堂，作為正式夫婦。第三層不居母家，可以另租房屋。第四層贍養之資，志敏還有遺產，足夠小女度日。」友信慌道：「這遺產還須顧及先兄將來立嗣呢。」

晰子道：「親翁亡後，遺產原劃分兩分。一份歸我暫管，一份尚存尊處。尊處一份，可作親翁立嗣之用。我處一份，便作小女守節贍養之資便了。」友信才沒話說，眾人都贊晰子辦事公平，趁此時死者還未入殮，事不宜遲，快快請節婦出來，行了吉禮，然後成服。晰子也以為然，因即招呼預先僱下的清音、禮生人等，立刻預備。客堂中擺下香案，高燒紅燭，請錢守愚、黃萬卷二人作了陰陽大媒，又命一個娘姨捧了志敏的牌位，站著等候。裘氏聞此消息，氣得躲在房中，不肯露面。晰子親自到女兒房內，對如玉說了。如玉羞羞不肯出去。晰子道：「你若不出去，便是不肯守節了。」

如玉無奈，只得勉強換了吉服，由傭婦扶著出來。眾人見她玉容憔悴，鬢髮蓬鬆，雙眸紅腫，淚滿香腮，好似一株帶雨梨花，宛轉欲絕，都覺得憐惜之心，油然而生，深悔附和她父親，令這樣一個嬌好女郎，嘗一生淒涼寂寞的苦況，未免太過分了。只聽得那班清音一陣陣吹打，掌禮的直著喉嚨，高喊了幾聲跪拜，接著叩見叔父，如玉已成了梁氏的未亡人，仍由傭婦扶回房內。外邊換去吉服，重為志敏安排入殮。這天的事，直忙到上燈時分才止。友信回到家內，他妻子程氏，忙問怎麼去了一天，那邊的事如何料理？友信大略說了一遍，程氏不勝氣憤，因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五萬存款是不能收回的了。」

友信道：「他不來算計我們，已是萬幸，還望收回什麼！」程氏道：「他既霸吞我家的存款，我們何不告他一狀。」友信道：「你說得好現成話，他乃是當地紳士，而且有女兒守節的大題目，打起官司來，必占勝利，論不定還把我們的都判給了他，那時豈不成了偷雞不著失把米嗎！」程氏聽說，不覺破口大罵，上海紳士真不是人，面子上仁義道德，肚子內男盜女娼，生下女兒，假意守節，吞沒人家的存款，我們廣東人決不出此。友信道：「你也不必罵了。為人須要知足，我與友才在祖父手內，已分了家，去年友才身死，我乘機管理他一半家產，那時我只圖在志敏未成家前博些利息，不料目今完全落在我手，也是件意外之財，不能當作什麼正當遺產。況且姓汪的取那一半，也有些名分，何必大家經官動府，弄得兩敗俱傷。」

程氏一想，果然丈夫的話，句句有情有理，自己也不再多說。這一來只造化了晰子，那五萬金的存款，仍沒有吐出半個。然而他猶恐外間有人說他的壞話，故與黃萬卷等商議，替女兒編輯專集，表揚貞節，一面登報徵求題詠。這風聲一傳，果然有許多好事者，做詩的做詩，填詞的填詞，稿紙便和雪片般的投來，鬧得晰子、萬卷二人，頭昏腦悶，目迷五色。那時有一位報館主筆，聽得這件事，頗為感動，也想做幾行送去，當下便濃濃的磨了一硯墨，隨手抽出一張花箋，鋪在面前，提筆寫道：千古恨，釵鳳兩分飛，泡影因緣留幻跡。正在構思下句時，忽然有個人推門進來，問道：「今天還沒發稿麼？」主筆道：「早完結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還寫什麼？」主筆道：「我前日見報上登著有個少年女子，為夫守節，徵求題詠，所以想填幾闕望江南送去，此時才做得半段呢。」

那人笑道：「你還有這些大工夫去管閒事呢。今天是十一月初四，離花界選舉發表之期，只有四天了，西安坊秦可卿那裡，差人來了四五次，情願出十塊洋錢，買一個總統，你只肯給他一個都督，究竟你的意思，要把總統給誰？還有誰肯比秦可卿多出錢的呢？」主筆道：「三馬路解仙館，不曾重托我們給他留下個總統嗎？」那人道：「話雖有的，但不知他能出多少？」主筆道：「此時且不必問他，最好我們先行發表，發表之後，再向他說，至少也須敲他五十番出來。他若不肯，我們只說某某出四十塊，只做得一個副總統，你做大總統的，非得五十塊不可，那時不怕他不情情願願拿出五十番來。」

那人道：「這樣辦法，很不妥。倘若發表過了，他仍不肯拿出錢來，我們豈非白白送掉一個總統麼！還是與他先講明的好。」主筆道：「那也未為不可。」於是主筆便把方才寫的一張稿子撕了，穿起馬褂，與那人同往三馬路解仙館家去。看官，你道這位主筆怎有這般大勢力，可以隨意出賣總統，原來他們所辦的報紙，並非輿論機關，滿紙鶯鶯燕燕，乃是一張小報。這主筆姓王，號石顛。還有那人，便是開這小報館的許鐵仙。在先他們因報紙銷場不旺，由鐵仙出主意，發起花界選舉，每天報上印著一張選舉票，投票者須將此紙裁下，填上名字，送到報館中去，限一個月為期，到期開票，以最多數者為總統，次多數為副總統，再次多者為各省都督。便是改頭換面的花榜，他們本為報紙銷路起見，不料有許多登徒子，聞得此事，都欲盡忠於所歡的妓女，天天買了報紙，裁下選舉票，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去。還有些妓界中人，挽人前去運動做總統做都督的不一而足。因此鐵仙、石顛二人，便把這事當作一件好買賣，並不注重選舉票的多寡，卻在價目上論高低了。

這天他二人瞭解仙館院中，恰值大房間有客，娘姨引著他們到後房坐下，他二人原是來慣的，房中做手，知道他們不是花錢客人，所以並不十分巴結。好在他們二人脾氣很好，親熱冷淡，全不放在心上。石顛見床上放著現成的煙具，磁缸內還有半缸廣膏，自己也不客氣，一歪身躺下，拿起一枝鋼簽，蘸些煙膏，自燒自吸。鐵仙雖不吸煙，卻歪在石顛對面，看他吹簫。石顛吸了五六筒，癮已過了，見還沒人進來招呼，不覺又吸了兩筒。鐵仙歪了一會，很覺不耐。又見房中除他二人外，連影子也沒有一個。便是剛才引他們進來的娘姨，也不知去向，心中頗為納悶，因對石顛道：「妓院中人，著實可惡。見了我們辦報的，從沒一次給好眉好眼我們看，宛如政府見了大報館一般。其實大報館監督政府，主張嚴厲。我們小報館監督妓界，卻主張寬和。為什麼他們見了我等，便怕得連影兒也不敢出現呢？」

石顛正呼著煙，一張嘴不便二用，聽鐵仙這般說，便把一顆腦袋似搖非搖的動了幾動，一口氣把餘剩的半個煙泡吸盡了，才丟槍坐起，仍將嘴唇吻得緊緊，又呷了口熱茶，方始開口。卻有幾縷白煙，從他黑的牙縫中，漏將出來。鐵仙目不轉睛的釘著石顛，等他回話。石顛又喘了幾聲，才道：「你的話原是不錯，可惜遲了十年。若在我初出茅廬的時候，卻還有些像樣。那時的大報館，也還能實踐監督政府的責任，政府也有些忌憚報館，近十年來，卻大大的不同了。政府非但不怕報館，而且有幾家報館，都在政府掌握之中。」鐵仙道：「這卻為何呢？」

石顛道：「這辦報原不是件好買賣，最易蝕本。政府利用他們蝕本的機會，或者私下貼費，或者暗中購買。在政府不過每年多出一筆的開支，可憐這班辦報的大人先生，得人錢財，不能不與人消災，只得把監督政府的監督二字，變作服從了，這便是時下大

報館的普通性質。講到目今的一班小報館，更是一文不值。」鐵仙駭然道：「此話怎講？你不是小報館中的前輩人物嗎？怎麼減起自己威風來了？」

石顛道：「只因我是前輩人物，才講這一句話，否則我也不敢說了。當年小報創辦之初，原是幾位風流名士，借遊戲之文章，譏時諷世，偶而平章風月，也一秉至公，不涉毀譽。固然是雅人深致，因此妓界見了這班人，都有些敬畏。後來有幾個文壇敗類，見獵心喜，也辦了幾家小報，他們的主義，卻重在金錢一方面。妓界中人若有穢行，被他們得悉，便略略披露數行，然後遣人授意前途，倘以金錢供其需索便罷，否則即須將真情實跡，登諸報端，以供眾覽。試想妓女的穢行，無非姘馬夫，結戲子之類，一旦傳揚開去，淫業上豈非大有關係。因此不得不忍痛任其需索，妓女見了這班人，果然有些畏他，卻並不敬他。那時一班發起小報的名士，慨夫江河日下，也便急流勇退。誰知又有一班略解之無，僅能吮筆之流，見這班文壇敗類，在妓院中很得些利益。因此亦步亦趨，也思辦報，豈知他們自己的才力，既不能舞文弄墨，又不能走馬看花，全憑傳聞之言，捏作報中資料，起初還想步武他人，作些敲詐事業。後來見那班文壇敗類，陸續被人告發，封門的封門，入獄的入獄，嚇得連響屁也不敢放一個。天天報上，不是說某妓花容月貌，嬌小玲瓏，便是說某妓歌喉宛轉，高唱入雲。結句無非枇杷門巷，車馬常盈。走馬諸公，試一徵之，千篇一例，幾如為妓院代登告白。其實某妓某妓，主筆先生連影兒也不曾見過，他卻言之鑿鑿，也有一層緣故。只因主筆先生，每當夕陽西下時，便散步平康門外，見有新鮮的牌子，一一牢記心頭，回去添頭畫足，集些成語，做成花史，橫豎說人好處，決不致弄出亂子。萬一有人將他請去吃了台鑲邊酒，打了次白茶圍，明天報上，准得有長篇大論的譽揚，任他嫖母般醜陋，破竹般喉嚨，也是花容月貌，高唱入雲。妓界中人，看出了他們的行徑，瞧這班人如乞丐一般，毫不放在心上。」

鐵仙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為什麼此間眾人，還懼怕我們呢？」石顛道：「說你懼怕，我看還是厭惡罷。否則為何給我們一個陰乾大吉呢！」鐵仙聽說，怒道：「這還了得，可不氣死人嗎。今兒你回去，便做他一段，這解■仙館的歷史，我都知道，她姘一個戲子，小房子借在六馬路仁壽裡第五百六十七號門牌，明天准給她登出來，若有交涉，都由我一人承當，不干你事便了。」石顛笑道：「你的老牌氣又作了。我說的是一班新出世的主筆。講到你我，究竟是前輩人物，妓院中卻還另眼相看，便是每次到這裡來，也要燒他四五錢廣膏。這種利益，已是近人不易沾著的了，你難道還以為不足麼？」鐵仙怒猶未息，忽聽得一陣格格支支紅皮底鞋兒聲響，那解■仙館已裊裊婷婷的走了進來。一見他二人，也不稱呼什麼，帶笑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來有多少時候了？」石顛笑道：「多少時候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，這半缸廣膏，卻被我抽得差不多了。」解■仙館道：「那原是你的老糧，還說他則甚。你們今日來此，可不是別的報上，又有人說了我的壞話嗎？」石顛道：「不是這個，你可記得那天你同我說起，我們報上花界選舉，你不是說要做大總統麼？」解■仙館道：「那是你自己許我的。」

石顛道：「固然有這句話，不過目下很有些人要運動做大總統。西安坊秦可卿，情願出五十塊洋錢，買一個總統做。我們因你這裡有言在先，所以特來與你講一聲。你若能也照樣的拿出一份，我們便把總統給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解■仙館笑道：「怎麼這種事也要花起錢來了？你們不是說鬧著玩的麼？又不是當真做總統，不過報上登了個名字，有什麼希罕呢？那秦可卿願意出五十塊洋錢，可不是發了癡嗎？」

鐵仙接口道：「不是這麼說的，其中大有關係。當年報上開花榜，豈非常有人花了一二百洋錢去買狀元做的麼？其實也不過報上登個名字，只因這一個名字，登出之後，先生頓時時髦，那生意也可熱鬧許多。一班熟客人，因自己做了個狀元先生，罰咒也不肯跳槽出來。還有一班生客人，也都想瞻仰瞻仰狀元的顏色。因此當年曾經報上點過狀元的先生，沒一個不是紅得什麼似的。然而狀元之上，還有宰相。宰相之上，還有皇帝。目下的總統，卻是天下第一人了，所以比狀元更為體面。」

解■仙館聽說，抿著嘴一笑道：「許大少的話，原是照應我們的。不過我也不在乎這紙上浮名，好在許大少王大少都是老客人了，若念我們平日待你們不錯，照應照應我們，真是再好也沒有。倘若有人願意化錢，買什麼總統狀元做，只好隨他們的便，我也犯不著和他們爭奪，省得傷了小姊妹們的和氣，這些事都聽二位大裁便了。」